

# 東漢佛經中的數詞及與數有關的表達方式

顧滿林

漢文佛經中有不少數詞及與數有關的表達方式，它們在組織經文、渲染氣氛方面有獨特的作用，是佛經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。東漢佛經中數詞及與數有關的表達方式比較靈活，其中有的符合常規，有的不符合常規；既有源自中土的成分，也有借自外語的成分，總體風格與中土文獻迥異。

## 一、數的常規表達

東漢佛經的數詞在一般情況下遵循漢語的表達習慣，符合數詞的使用規則。如：四痛、五陰、十二因緣、三十七品經、百味之食、五百賢士、一千二百五十人、八萬四千歲、六百八十萬夫人采女、二百億菩薩、六百三十億佛國這些數字從表達方式看都是確數，但真正確有所指、從形式到內容都是名副其實的“確數”祇佔一小部分，比如“四痛”、“二十八天”等，佛經中有明確的說法，這類數的數值都比較小。至於大一些的數，就祇是形式上的確數，實際上所指數目並不確切，如“六百三十億佛國”，形式上規範，內容上則帶有強烈的誇張色彩，是虛指。

## 二、不確定的大數：十、百、千、萬、億以多種方式組合

十、百、千、萬、億是數位名稱，同時它們本身又是具體的數字。佛經中這幾個數字的使用頻率很高，在上述常規表達中它們必不可少；此外，它們還被用於更具特色的表達，概括地說，它們可以組合起來表示不確定的大數，其組合方式是多種多樣

的。

### 1. 按大小順序組合

這也是一種比較規範的表達方式，從佛經中的用例來看，有雙音節的，也有三音節的，其順序都是小的數在前，大的數在後。計有五組：十百、百千、千萬、百千萬、千萬億。下面各舉一例。

(1) 水類之鳥，數十百種。（《修行本起經》卷上，3/465a15）

(2) 欲知佛身，不用一事成，用數百千事。（《道行般若經》卷十，8/476c9）

(3) 賢者欲知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，皆從數千萬事各各有因緣而生。（《道行般若經》卷十，8/477a25）

(4) 在彼間上，若百歲若百千歲，若百千萬歲正使復過是，不知是遠離法。（《道行般若經》卷七，8/461b12）

(5) 諸天心念言：“雖有羅漢數千萬億豪尊，不如供養發意菩薩也。”（《遺日摩尼寶經》，12/191c3）

這類概數表示法，此前此後的中土文獻也使用，祇不過佛典中更為常見。

### 2. 不按大小順序組合。

大致有三種情況：A，不相鄰的數字直接組合；B，數字順序被打亂，或首尾都是小數字而中間是大數字，或首尾都是大數字而中間是小數字；C，同一數字重疊，重疊形式可單用，也可再參與組合。

A類（6~9）：千億 千巨億 百千億 億百

B類（10~15）：千億萬 千巨億萬 百千億萬 千百千 億百千 億千萬

C類（16~18）：億億 億億百千 億億萬 億億百千萬

(6) 身有三十二相，紫磨金色，身有千億光耀炎出。<sup>②</sup>（《道

行般若經》卷九，8/473b22)

(7) 是時數千巨億天人，共來到曇無竭菩薩所聽經。(《道行般若經》卷十，8/476a15)

(8) 先世已供養百千億佛已。(《成具光明定意經》，15/453a19)

(9) 衆梵諸天億百皆往禮侍。(《修行本起經》卷下，3/470c17)

(10) 于屋下，便有千億萬座。(《成具光明定意經》，15/452 b17)

(11) 有羅漢數千巨億萬人，不在佛計中，無一菩薩。佛雖有爾所羅漢，不具足爲佛子也。(《遺日摩尼寶經》，12/191b19)

(12) 如彈指頃，即有百千億萬人飯具，而皆足畢。(《成具光明定意經》，15/452 b19)

(13) 其一泥犁中有若干千百千菩薩化作是。(《道行般若經》卷六，8/454 c23)

(14) 有若干百菩薩，若干千菩薩，若干億菩薩，若干億百千菩薩，大會如是。(《阿閼佛國經》，11/468 a28)

(15) 若干百千歲，若干億千萬歲，當更若干泥犁中具受諸毒痛不可言。(《道行般若經》卷三，8/441 b9)

(16) 各各與若干億億百千天子，俱來到佛所。(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上，13/903 a18)

(17) 樹上生百種億億枝，枝生億億萬葉，枝枝生億億萬實，一實當復轉生一樹。(《五十校計經》，13/403 a4)

(18) 各與若干阿羞倫民億億百千萬俱來到佛所。(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上，13/903 a23)

這類組合看起來雜亂無章，如果不拘泥于百、千、萬、億等在數值上的具體差異，就可以認爲在表示模糊的“大數”這一點上，幾個詞的作用差不多，那麼“百千億”和“億億百千萬”之

類說法也許和佛典中常見的同義連文形成的多字組在本質上類似<sup>③</sup>。

3. “億萬”是十分常見的一個組合，它可以單獨出現，也可以參與上述種種組合，還可以被“巨”、“若干”修飾。參與組合的用例見上文例句（11）、（12）、（16），單用及前加修飾語的舉例如下。

（19）三者事已行，當從後悔計，億萬劫不復作也。（《大安般守意經》卷上，15/164 a20）

（20）菩薩已生阿閼佛刹者。便見若干百佛。若干千佛。若干億萬佛。（《阿閼佛國經》，11/758c13）

（21）比我所說法，百倍千倍萬倍億萬倍不在計中。（《阿閼佛國經》，11/758 b4）

（22）是福德善本行具足，百倍千倍萬倍巨億萬倍不與等。（《阿閼佛國經》，11/758 c22）

（23）其佛刹女人德，欲比玉女寶者，玉女寶不及其佛刹女人，百倍千倍萬倍億倍巨億萬倍不與等。（《阿閼佛國經》，11/758 a1）

（24）……百倍千倍萬倍億倍若干巨億萬倍，不如勸助之功德。（《道行般若經》卷三，8/440 b12）

上文例（20）至（24）五例都按從小到大的順序排列數字，其具體順序為：

百→千→億萬（20）

百→千→萬→億萬（21）

百→千→萬→巨億萬（22）

百→千→萬→億→巨億萬（23）

百→千→萬→億→若干巨億萬（24）

可以看出，“億萬”雖然和百、千、萬、億按順序排列，它卻並不是一個有明確數值的數（或數字名稱），它祇是一個模糊

的大數。這樣“巨億萬”、“若干巨億萬”在數值上並不等於若干個“億萬”，它們實際上與“億萬”沒有差別。但是，佛經中仍有以下用例，“億萬”儼然是一個有明確數值的數字：

(25) 復有明士八十億萬二千人詣如來所。稽首于地儼然恭住。(《成具光明定意經》，15/451b14)

(26) 凡八百億萬人皆飛來至佛所。稽首于地列住空中。(《成具光明定意經》，15/451b18)

但這些數字都祇是形式上的確數，內容上當為虛指。

4. 上述種種組合似乎都可被看成一個個可數的單位，再以表不定多數的“若干”、“數”來修飾。以“若干”為修飾的，已見於上引例句(13)、(14)、(15)、(17)、(24)，以“數”為修飾的見上引例句(1)、(2)、(3)、(5)、(7)，此處各舉一例。

(27) 為若干百人若干千人若干百千人解之。(《阿闍佛國經》，11/763 b20)

(28) 懸幢幡音樂之聲，數千百種日日不絕。(《道行般若經》卷九，8/471 c18)

例句(27)中“若干百”、“若干千”、“若干百千”並舉，更可見“百千”被當作一個單位。但事實上“百千”祇是一個模糊數字，不像單用的“百”、“千”那樣有明確的數值。此外，這類組合還可以和表無窮大數的語言單位結合使用。詳見下文(例37~41，例46~49)。

### 三、無窮大數的表示

1、在與“計數”、“計算”義有關的詞前面加否定詞，表示數目之大超出了人們的認識範圍。常見的如：不可計、不可數、不可計數、不可稱說、不可思議、無央數、無數、無量。

(29) 是事都虛不可計，正使計倍復倍。(《道行般若經》卷一，8/430 c6)

(30) 阿惟越致菩薩行勸人助其歡欣，其福不可數。(《道行

般若經》卷八，8/465 c27)

(31) 其價不可計數。(《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》，14/437 b13)

(32) 阿闍菩薩摩訶薩不但有功德，不獨大目如來授其決，如是不可稱說無央數功德，得度無極。(《阿闍佛國經》，11/753 c19)

(33) 我為欺是諸佛世尊，諸不可計無央數不可思議無量世界中，諸佛天中天今現在說法者。(《阿闍佛國經》，11/752 a14)

(34) 善男子善女人，從法中得福極多，不可復計，不可復議，不可復稱，不可復量，不可復極。(《道行般若經》卷二，8/433 b2)

(35) 一身死壞，復受一身，生死無量。(《修行本起經》卷上，3/461 b6)

(36) 佛告善明：乃往昔無數劫時，有佛名尊伏欲王。(《成具光明定意經》，15/454 c29)

這些表述方式又可以結合使用，如例(32)、(33)。它們還可以同上述十、百、千、萬、億的種種組合再次結合，位置可前可後；它們位置居前時，似乎是把後面的不定大數看作一個計數單位，意思是有無窮多個這樣的單位，它們位置居後時，與前面的不定大數是並列關係。如以下各例。

(37) 菩薩摩訶薩夢中與若干百弟子，共會在中央坐，不可數千弟子，不可數百千弟子，共會聚在中央坐說經。(《道行般若經》卷七，8/459 b10)

(38) 菩薩如是逮得三昧者，見不可復計百千佛。(《般舟三昧經》，13/906 c3)

(39) 與諸佗真陀羅無央數千……而俱來說是瑞應。(《佗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卷上，15/351 c3)

(40) 能分一身，化百作千，至億萬無數，複合為一。(《修行本起經》卷下，3/471 b28)

(41) 一世十世，百千億萬無數世事……能知十劫百劫至千萬億無數劫中……內外姓字。(《修行本起經》卷下，3/471 c12)

2. 音譯詞：阿僧祇，那術

阿僧祇，梵文 *asamkhyā* 的譯音，指無窮大數，一說十的五十九次方；該詞意譯為無數、無央數。佛經中“阿僧祇”出現頻率很高。

(42) 十方阿僧祇刹現在諸佛，無不知者。(《道行般若經》卷七，8/460 a6)

(43) 却后無數不勝數阿僧祇劫，汝當作佛，號釋迦文。(《道行般若經》卷二，8/431 a9)

(44) 不可計復言阿僧祇，有何等異？佛言：阿僧祇者，其數不可盡極也；不可計者，為不可量計之，了不可得邊涯；爾故為不可計阿僧祇。(《道行般若經》卷六，8/456 c4)

(45) 菩薩勤苦，經歷三阿僧祇劫，劫垂欲盡，愍傷一切。(《修行本起經》卷上，3/463a19)

音譯詞的意思不容易理解，譯經者就把音譯和意譯形式放在一起，如例句 (43)；還在經文中加以說明，如例 (44)<sup>④</sup>。

那術，梵文 *ṇāyuta* 的譯音，指極大數，或說指千萬、千億，無定論。該詞用例要少一些，且多與上述各種表不定大數、無窮大數的結構合用。

(46) 無央數那術億百千諸天人，于虛空住。(《阿閼佛國經》，11/755 b11)

(47) 當為無央數百千人，無央數百千億人，無央數億那術百千人說法。(《阿閼佛國經》，11/758 c15)

(48) 為若干百人若干億百千那術人解說之，當令若干億那術百千人積累德本。(《阿閼佛國經》，11/763 a8b)

(49) 菩薩已生阿閼佛刹者。便見若干百佛。若干千佛。若干億萬佛。若干億那術百千佛。(《阿閼佛國經》，11/758c14)

這兩個音譯主要見於支讖所譯的經文。

3. 比喻性說法：恒沙（恒中沙、恒河邊沙、恒河沙）。

恒沙，本指恒河的泥沙。恒河為南亞大河，梵語 *ganga*，發源于喜瑪拉雅山南麓，流經印度、孟加拉入海，印度人視為聖河。恒河的泥沙是無法數清的，恒沙用來表示無窮大數，是比喻性說法。

(50) 設令世界如恒沙，滿中珍寶用布施。（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下，13/919 b4）

(51) 若復有菩薩壽如恒中沙劫，布施如前，持戒具足。（《道行般若經》卷六，8/456 b21）

(52) 可知恒河邊沙，一沙為一佛土，盡索滿中星宿。（《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卷上，15/352 c26）

(53) 佛言：“百倍恒邊沙佛國中薩和薩，皆起七寶塔，不在計中；千倍不在計中，百千倍不在計中，萬億倍不在計中，無數倍不在般若波羅蜜供養計中。”（《道行般若經》卷二，8/433 b9）

表示無窮大數的單位，還可以用倍數來修飾，這是佛經表數方式的一大特色，如例（45）的“三阿僧祇”、例（53）的“百倍恒邊沙”。

#### 四、結語

從上文的描寫可以看出佛經中數的表達方式有三個顯著的特點：一是大量堆砌數字，二是它們的組合方式十分靈活，三是表示不定大數、無窮大數的語言單位可以再被當作計數單位而可以有倍數或被“若干”等語修飾。這些表達方式雖不夠規範，卻能有效地強化“佛法無邊”的思想，是一種有效的語言運用手段。

實際上，“千百”、“千萬”、“億萬”、“億兆”、“億垓”、“兆億”等用來表示不確定的大數，早已見於先秦文獻，漢代及以後中土文獻也有類似用法。但是，這些文獻中十、百、千、萬、億、兆、垓的組合方式遠遠不如佛經中那樣靈活多樣。與之對

照，更能顯示出佛經在表示不確定的大數時的鮮明特色，即高度的模糊性和強烈的誇張性。現代漢語也有類似的用法，如“千百萬”、“千千萬萬”、“萬萬千千”等，但其多樣性遠遠不如佛經。作為翻譯文獻，漢文佛典中形形色色表示大數和無窮大數的方式十分特殊，明顯不符合漢語表數的習慣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佛經原典語言的影響。正因為它不是規範的漢語表達方式，所以像“億億百千萬”之類的說法往往僅限于佛經譯文，沒有大規模擴散到中土文獻。<sup>⑤</sup>

### 〔注釋〕

① 東漢佛經篇目根據俞理明先生《佛經文獻語言》（巴蜀書社，1993）。引例據《大正藏》，經文題目及卷數後的數碼依次為：《大正藏》冊數/頁碼·欄數（abc 三欄）·行數。

② 從該句內容及佛典慣例來看，此處“千億”不是數位序列“十億”、“百億”、“千億”的用法，而祇是“千”、“億”兩個數字連用，極言其多。

③ 漢譯佛典中同義連文的多字組有多種形式，如：曹等輩，音聲響，已畢竟，破壞碎，憂惱患，歡喜悅，覺知解（1+1+1 式）；諷誦講說，曉了知見，觀視省察（1+1+1+1 式）；卻後當來，妄言綺語，完健平復，一時三月（2+2 式）。

④ 依照其解說，“阿僧祇”是從客觀角度表述無窮大數，“不可計”等語則是從主觀角度說明人們不可能數清楚（也可理解為有無數個“阿僧祇”，極言其數“了不可得邊涯”）。

⑤ 張延成先生《中古漢語稱數法研究》（南京大學 2001 年博士學位論文）對東漢佛經的稱數法作了考察，認為：“佛經中的稱數法當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佛典原本的影響，不一定與上古漢語的稱數一脈相承。但是鑒于語言在表達較大的模糊數量關係時有範疇上的相似性，加之佛經譯文漢語化程度較高，我們認為佛經中極大數目的不定數表達法與上古漢語有聯繫。”（打印本第 95 頁腳注）“與同時期或稍後的其他類型的語料相比，東漢佛經較能反映漢語稱數法的最新發展動向。”（打印本第 99 頁）。

（顧滿林 四川大學中文系 郵編 610064）